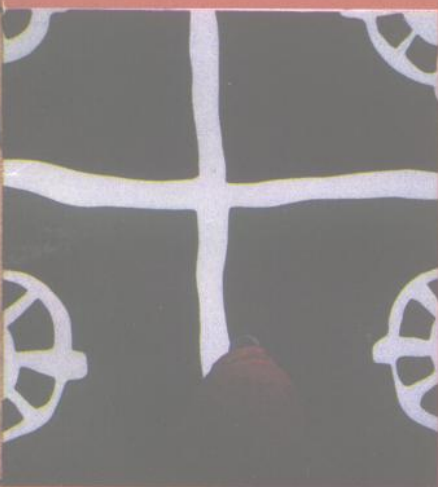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ZANG CHUAN
FO JIAO
WEN HUA
XIAN XIANG
CONG SHU



成佛之路

——藏传佛教大师生涯

周 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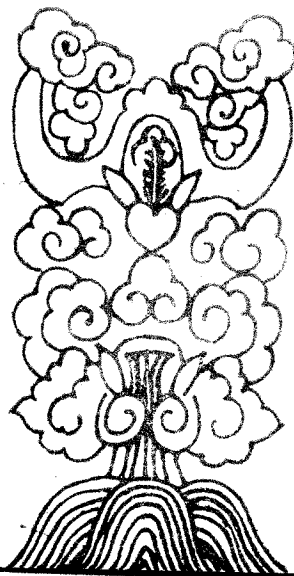
青海人民出版社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成佛之路

藏传佛教大师生涯

周炜 著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成佛之路

——藏传佛教大师生涯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万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150-2/B·17 定价：10.60元

出版导言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民族。因为历史和地理的缘故，藏族文化长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随着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本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个雪域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量介绍和研究，正在形成一股新的人文热潮。

以新的形式和角度，较系统、多层次地介绍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取精华以飨读者，使关心藏民族的社会各界朋友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青藏高原这一人文新大陆有一理性认知，是我社出版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我们坚信，人类的精神食谱不会拒绝丰富，凡有益的营养必将增强身心。这一点，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文化）也不例外。而作为一项文化工程，一项需要付出大量劳动和心血的事业，本丛书的出版只是一支序曲。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炜,1958年生于西藏昌都。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西藏日报》记者。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5年再次考入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著有《活佛转世揭秘》、《迷人的西藏》、《不败而败的悲剧》等著作,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藏学》、《世界宗教研究》、《民间文学论坛》、《西藏研究》、《人民日报》发表60多篇学术论文和译文。

EC19/09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佛光的赞普	(1)
	从天而降的佛法.....	(1)
	先王的遗囑.....	(6)
	大臣玛降之死	(13)
	大唐取经记	(15)
	达磨赞普	(19)
第二章	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密宗使者	(26)
	父亲的故事	(26)
	莲花幼童	(28)
	跨越喜马拉雅山脉	(36)
	桑耶寺和它的护法神	(47)
第三章	西天取经的密宗大师	(55)
	两位雪域的求法僧人	(55)
	那若巴大师	(59)
	藏密瑜伽的玄机	(63)
	菩提树下的机缘	(67)
	恒河怨	(70)
	“夺舍秘法”的传说和修炼	(72)
第四章	瑜伽大修士	(83)
	血族	(83)

	复仇	(87)
	磨难	(93)
	苦行僧	(102)
第五章	仲曲河畔的太阳	(109)
	天神玉仁的子孙	(109)
	萨迦班智达	(113)
	永远的格言	(116)
	政治家的选择	(122)
第六章	忽必烈的秘密灌顶法师	(128)
	降生的传说	(128)
	在元朝皇帝的身边	(131)
	千秋使命	(138)
	坐坛论禅	(142)
	落叶归根	(145)
第七章	至尊文殊菩萨的转世	(149)
	前世	(149)
	雪域之光	(152)
	西部的诱惑	(159)
	惊雷	(164)
第八章	西藏的第一位活佛	(171)
	楚布河谷的黑帽僧人	(171)
	转世再生	(175)
	第一位转世活佛	(180)
第九章	25 岁的政教领袖	(188)
	结怨	(188)
	决战	(195)

	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	(199)
	伟绩·····	(202)
第十章	永远的仓央喜措·····	(205)
	密籍中的预言·····	(205)
	心灵的自白·····	(210)
	真假达赖喇嘛·····	(215)
	圆寂之谜·····	(221)
第十一章	无量光佛的化身·····	(224)
	南木林的神童·····	(224)
	打开智慧之门·····	(229)
	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	(234)
第十二章	北京掌印喇嘛·····	(242)
	少年活佛·····	(242)
	雍正皇帝的谕令·····	(248)
	十七岁的国师·····	(251)
	北京掌印喇嘛·····	(255)
第十三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故事·····	(261)
	秘密寻访转世灵童·····	(261)
	走向圣坛·····	(265)
	格西学位·····	(270)
	摄政王之死·····	(274)
	达赖喇嘛的日常生活·····	(281)

第一章 寻找佛光的赞普

从天而降的佛法

在外界看来，西藏从来都是一块神秘封闭的高原。只有在人类的历史进入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当青藏、康藏两条公路从它的东部和北部延伸到圣地拉萨后，它开始逐渐揭去自己的面纱，向世人敞开了另一块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世界。本世纪的 60 年代，在南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噶，出现了一个飞机场，从此，拉萨与内地的往来时间缩短到两个小时，人们开始认识这片世界，开始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

从地理位置上看，它高居地球之巅，周围环绕着世界上最高的昆仑山脉和冈底斯山脉。西藏的北部是羌塘大草原，西藏是人烟稀少的干燥高原，而西南边则是白雪皑皑、雄伟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从地理上而言，西藏成了一块无法进入的封闭地区。除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等地区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文化外，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游牧民，他们生活在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他们成了身体强健、吃苦耐劳的民族。

也许正是这种由重重高原大山所形成的自然屏障，使得藏族先民的思维空间难以横向拓展，而高与天齐的高山地理正好让他们的思维空间伸向了天界，于是，这种现实给藏族最古老的文化烙上了天的印迹，古代藏族成了崇尚天的民族。

直到今天，凡是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人，只要你稍加动用一

下自己的想象力,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在哲蚌寺、色拉寺后山的山岩小道上朝圣、转经或者是观光时,清晨 或者是再晚些时候的云雾沿着山脊缓缓而下,慢慢逼近身旁,最后完全将你包裹到云气之中,世界变得尽是滚动的迷茫云雾时,你会想到自己就在天上。同样,当你在雨季到西藏山南的藏王墓观光时,碰巧你会看到那些从山腰云雾中赶着羊群缓缓而下的牧羊人,那种感觉往往会使你认为他们是从天上下凡的一样,而事实上,吐蕃藏王陵墓正是建在藏族人视为神山的雅拉香波山上,吐蕃的第一位赞普就是从这里下凡的。

确实,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给西藏古老的文化结构带来了不朽的价值,天与地的和谐统一,成为藏族古老文化起源的焦点,于是,在藏族先民的观念里,一个一个的神话顺理成章地把藏族佛教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归结到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天文化,由此也构成了藏族的古代文明。

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现已有科学的解释,但藏族神话也把它与天联系起来,确切地说是与居住于天界的菩萨联系在一起的。在《汉藏史籍》、《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书中都记载有这个故事:大慈大悲的圣者观世音菩萨来到南赡部洲,在布达拉山顶,面朝北方观看,思考引导雪域有情众生的方法。通过日夜六时的观察,看到雪域吐蕃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个地方,佛陀未曾到过,佛光未曾照到,没有佛法,众生还够不上教化的对象,充满了无边的黑暗。吐蕃上部的三个地方,被雪山和石山包围,像一个水池,被鹿、石羊等野兽占据;吐蕃的中部,山崖和草地相连,像一条水渠,被猴子和岩魔女占据;吐蕃的下部,满是草滩和森林,像一块平整的田地,被大象和飞禽占据,没有人类。这时菩萨心想,要教化雪域各地,首先应当派遣一个能衍化成人类的化身前往。

说来也巧，这时菩萨的身前出现了一个名叫哈努曼陀罗的猴子，观世音菩萨就对他说：“你能在雪域修定吗？”猴子答：“能！”于是从观世音皎洁的心间月轮中现出一个罗刹女来与猴结合，生下了六个孩子，从此西藏有了人类。

藏族古老的神话通过天，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但核心是要解释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尽管这种解释是非理性的，但它的神话彩色却是令人神往而又有一定的逻辑性。

雪域吐蕃有了人类，那它的统治者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藏族古老的神话解释还是把它的着眼点放到了天上，于是有了天神下降为人主的神话：

雪域有了人类，出现了许多小王，可是观世音菩萨想，如果雪域没有诸圣者的加持力，没有一位统治者，要想兴起佛教是很困难的。于是由圣观自在菩萨加持诞生了一位王子，他就是古印度护狮王的三儿子。这位王子的相貌异乎常人，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合，长着碧玉般的眉毛，手指连在一起，牙齿像海螺。护狮王觉得他是鬼怪变化而来的，是可怕的凶兆，要手下人把他杀了。大臣们不愿意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在铜箱里，钉上钉子，抛入了恒河。一对老夫妇得到了铜箱，救了王子。当王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后，逃入了雪山之中。这时，观世音菩萨运用胜慧光明照射他，从而改变了他的意趣。他来到江脱神山顶上，举目远望，忽见雅隆河谷，犹如将天上的快乐功德搬到了人间那样美好！这时，他看到了雅拉香波神山的白雪。王子最后到了贡布神山的山顶上，沿着木神天梯下降，正巧被十二名牧童看见。他们问王子：“你是谁？”，答曰：“赞普。”又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王子用手指朝天一指。牧童们听不懂他的话，感到十分惊奇，就说：“这人是从天上来的赞普，可以当我们的王。”于是将他放在

一个木头座位上，用脖颈将他抬回家中，因此得名为聂赤赞普（意为颈座之王）。

从藏族的神话传说看，吐蕃的首批赞普（君王）都是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神子。他们下凡时，有时是通过攀天光绳，有时又是通过木神之梯来进行的。还有的神话说这一梯子如烟柱、光柱或者是高耸入云的圣山。当他们下凡成为赞普以后，那根天绳再也不会离开这些赞普，并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头上，天绳成为连结天、人、地的媒介。在他们生命的末日，身躯就化为一道光，融化在木神之绳中，回到了天上。

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根犹如彩虹一样的攀天光绳被斩断了，而这件事正是赞普本人所为。相传，第八代赞普出生时，人们请老祖婆婆达吉拉姆噶莫为王子起名。老祖母问道：“吉地方的扎玛岩峰坍塌了没有？登玛地方的止邦草原被火烧没有？达来维湖干涸了没有？”家人回答：“岩峰没有塌，湖水没有干，草原没有被烧。”老祖母年迈耳聋，错听成“岩峰坍了，草原烧了，湖水也干了”，就以为是不祥之兆，说道：“不死于水中，便亡于刀下，就叫止贡吧！”因此止贡赞普的意思就是死王刀下之王。

止贡赞普性暴而骄，豪霸而喜斗。常以父系九族和母系三部为对手，问他们：“敢与我较量吗？”众人纷纷答说：“不敢！”止贡赞普就对臣民罗昂达孜说：“你和我较量决斗！”由于赞普的心被魔鬼所迷，说出了许多昏暴的话来，罗昂达孜一再请求不要比武，止贡赞普一概不听，结果王臣二人在娘若则的塔那园交战。赞普挥舞自己的朗波那古司宝刀，一面纵马，一面举刀在头顶盘旋，无意间砍断了登天的木绳，自己也被罗昂所杀。从他以后，赞普的灵魂就再也回不到天上了，只能在地上的王陵中或其他地

方继续存在。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止贡赞普斩断了赞普们与天相连的木绳后，似乎天界便不再眷恋雪域的众生和天神的子孙，观世音菩萨也好像悄然隐去，于是古代吐蕃的文化轨迹便再不能依照天界菩萨的旨意向前迈进，而只能继续另一种文化，这就是本教文化。

从《汉藏史集》的记载看，在止贡赞普在位的时候，就从象雄和勃律等地传来了本教教法，而到了止贡赞普之后波德贡甲在位时，又出现了“天之本教”。这一古老的宗教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占领了吐蕃的文化外，还在吐蕃的上层建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据《西藏王臣记》的记载，从聂赤赞普到赤脱杰赞，共二十七代赞普，他们在位的时期中，都是用本教徒、仲得王族、德乌王族三者来打理西藏的政治的。

相传本教的创始人为辛绕米沃。他在第六代赞普时，出生在吐蕃中部的翁雪纹的辛氏家族。当他13岁时，一群魔鬼掠他而去，在12年的漫长岁月中，带着他跑遍了整个吐蕃。当他重新回到人类社会时，他已经懂得了许多魔怪的名字及其居住地，于是他掌握了卜卦、求福、禳灾、送鬼、祀天等仪式，并开始传播这一套教义。因此，这时的本教，只是下方作镇压鬼怪，上方作祀供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事活动。

尽管如此，本教的教义与佛教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在古代吐蕃人的神话观念里，作为上天的观世音菩萨运用其佛法创造了雪域众生及神子赞普，目的是要弘扬佛法教化雪域众生，而吐蕃的现实并非如此，原始的宗教本教根本不可能代表佛的意志，于是藏族神话又把它们的眼光回归到天界，既然天界的菩萨

可以造人，造赞普，为什么不能降下佛法呢？于是在西藏佛教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话出现了，当吐蕃赞普到了第二十八代时，一位吉祥圆满的普贤菩萨光明幻化的王子诞生了，他就是拉托托日年赞。在他在位的某一天，一只铜箱子从天空落到雍布拉康宫殿的屋顶上面，显然这件奇事吸引了崇尚天界的所有王室成员，他们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打开了铜箱的盖子，呵！是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而箱里的其他东西则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时从九天之上传来一句佛音：“再传五代，将会知晓这些东西是什么。”果然是到松赞干布时，大臣吞米桑布扎创造了藏文，才认出这些东西是《宝篋经咒》、《百拜忏悔经》、《十善法经嘛呢陀罗尼咒》。当时尽管不能认识这些经文，但王室的成员坚信这些天上降下的东西是奇异之物，就称它为“尊严秘宝”，安放在宫顶上，并用供神的饮料和蓝宝石供养它。也许正是供养祈求的力量，拉托托日年赞从 80 岁起，白发变黑，皱纹消失，返老还童，竟活了 120 岁。拉托托日年赞在他的遗言中说：“我的继承者们，都要向‘尊严秘宝’奉献供养，祝祷祈愿，所有心愿都能实现。”

由于藏族的神话中有天降佛法的传说，因此许多藏文史书都认为在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吐蕃有了佛法。然而佛教在吐蕃的真正传播和发展却是靠拉托托日年赞以后几代赞普的远见卓识和努力才完成的。

先王的遗嘱

藏族人普遍认为，从松赞干布开始，佛教的潮流犹如大江狂涛从黄河和恒河流入了西藏，它似乎席卷了西藏境内的全部涓涓细流。藏族人中的一部分首先张开双臂全盘接受了佛教，就如

同他们在等候着佛教的降临一样。当然，在7世纪中叶，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两位笃信佛教的公主（中原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墀尊公主），诸如此类的历史因素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8世纪开始一直到结束，吐蕃人在文化上首次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使佛教在西藏得以全面、蓬勃的发展，主要是靠赞普赤松德赞和几个大臣的胆略来实现的。

相传松赞干布去世时，给他的子孙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遗嘱：“在我的子孙后代中，有一个叫作‘德’的赞普，在他执政时期，将传来佛教圣法，并有很多人追随如来佛出家为僧，他们光头，赤足，身着袈裟，为数众多，成为神和人的供养处。由此，我等自身及他人可获得今生与来世转生善趣和得到解脱等一切安乐。因此，我祖孙王臣等应在生活上给以供养，政治上给以优遇，并奉之为最高供养处。”

据《拔协》一书记载，松赞干布的子孙赞普赤德祖赞一天碰巧发现了由大臣噶尔写在铜板上的先祖遗嘱。赤德祖赞看了以后，心想：遗嘱里所说的“德”，指的就是我呀！于是决定派遣两位使者去冈底斯雪山迎请佛密和佛寂两位圣者，但未能如愿，两位使者只好带回了《金光明经》和《业缘智慧经》等经典。赤德祖赞就着手在拉萨等地修建五座佛堂供奉这些经典。

吐蕃的大臣因为忙于修建佛堂，不得不停止嬉戏舞乐，很不高兴，就议论道：“我们这位赞普，喜敬佛法，其貌不扬，莫非是个婆罗门？”此话传到赞普耳中，赞普发誓说：“我如果是婆罗门，就让我的妃子生一个比我信仰更虔诚，面貌更丑陋的孩子；如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赞普，则让她生一个不受大臣们控制的孩子！”果真赤尊王妃生了一个貌似天神王子，赞普就给他起名为

“降察拉温”，意为降族的外甥，天神的子孙。

赞普不愿意王子娶涅氏的女儿，就派人到中原迎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没有想到涅氏家族因此怀恨在心，派人暗杀了降察拉温王子。公主到达吐蕃后只好嫁给了赞普赤德祖赞。公元742年，赤松德赞出生。

赤松德赞出世的第二天早晨，赞普赶回旁塘的宫殿去看望公主母子。哪知，这时公主生的王子已被赞普的另一位妃子纳囊氏抢去，并毫不讲理地说是自己生的。大臣们为了弄清真相，便把王子放在一间屋子的洞中，让两位妃子去抱。金城公主先抱着了王子，纳囊妃子接着也不管王子死活拼命地朝怀里拽，两方谁也不松手，那孩子必伤无疑，金城公主不忍心就放开了手。由此，大臣们确信王子是金城公主生的。

到了王子一周岁的时候，按照吐蕃的习惯要给王子举行能步庆宴。赞普请来了汉族和纳囊氏的亲友。纳囊氏的亲友每人手中拿一件斗篷，逗引王子说：“到舅舅怀里来！”王子说：“赤松德赞我是汉家好外甥，纳囊家族怎能当舅舅！”说完扑到汉族亲舅怀中。他的名字也由他自己取定为“赤松德赞”了。

从敦煌古藏文看，金城公主死于公元739年，而赞普赤松德赞于公元742年生于扎玛尔。另外同书也明记载赤松德赞是纳囊王妃所生。为什么在藏文史籍中会出现这个有趣的传说呢？

从藏族历史上看，松赞干布曾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中原的文成公主，而两位公主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显然带有佛教的印迹，因为她们都分别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并帮助藏王倡导佛教。因此，在藏族人看来，尼妃和汉妃代表了一种外来的新文化，而金城公主同样如此，人们希望赤松德赞是金城所生，那是希望能继续光大这种新的文化。然而像纳囊王妃这

样的王室成员，显然是代表了吐蕃的传统文化势力，这就是本教文化，他们同金城公主对赤松德赞的争夺，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也是本教和佛教在吐蕃争夺主导地位的第一次较量。

在吐蕃人看来，赤松德赞虽然被纳囊王妃所占有，但他毕竟是金城公主所生，因此他天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天生就具有佛性，天生就是推动吐蕃全面接受佛教文化的转轮圣王。

《拔协》里有一段传说讲，赤松德赞还是孩童时，这种天性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传说讲，赤松德赞的父亲一心不忘先祖的遗囑，决心弘扬佛法。而佛法兴于印度，为了使印度国王欢喜，就派使者携带礼品由尼泊尔前往印度。当使者们来到“登坡”险道时，下了七天七夜大雪，他们没有吃的了。向天空看时，见有五只鸟在空中飞，他们同时射出四支箭去，同时射死了四只鸟。后来此事传到王室后，一些人议论纷纷，认为是很大的罪孽。这件事小王子赤松德赞也听说了。一天，他和几位孩子在池塘边玩，这时，从脚下的烂泥里爬出一些长长的红色虫子。小王子说：“如果说在登坡险道，吐蕃人同时射死四只鸽子是很大的罪孽的话，那么，把这些虫子全都杀死，罪孽大不大呢？”接着这群孩子议论起了十善法，因为十善法说杀死这些虫子是极大的罪孽。一天王子与藏王谈起了此事，说他愿意学习十善法。藏王深深地被王子的佛性所感动，就派桑喜和另外四人作为使臣携带信函，到中原去求取汉族佛典。

藏文史著在记载这一传说时是这样写的：

藏族取经使臣上路时，中原有一位精通占卜的人算出，三个月后，将有一位菩萨化身的使臣从西方吐蕃来到中原，他还把藏使的相貌画出来献给了唐皇。

吐蕃的五位使臣像卜者所说的那样如期到达了长安。汉族